

■
文化印记

□
郑学富

台儿庄古城：美景与非遗交相辉映

■
美在民间

□
钱续坤

桃李之美

偶读北宋文学家秦观的诗词,觉得其《行香子·树绕村庄》所描绘的场景不仅诗情画意,美不胜收,而且动静结合,意趣盎然:“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此刻,我不关心莺歌燕舞与蜂飞蝶忙,关注的只是百里春光和桃李芬芳。

“百里风光”在修辞上属于夸张,因为我们目之所及的明媚春色,毕竟是有限的;而在这有限的视域内,“姹紫嫣红竞相呈”的桃花与“小小琼英舒嫩白”的李花,虽然算不上“群英会”上出类拔萃的旦角,但是如果没有她们的烘托与渲染,春天这出大戏也许会逊色几分,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桃花的出场永远都是那么惊艳。春天的帷幕刚刚拉开,桃树枝头那一个个鼓起的苞蕾,早就耐不住急躁性子了,她们先在惊蛰的春雷中,将妩媚的腰肢颤动几下,随后立即将粉色的裙裾全部打开,吸引着过往的蜂蝶,前来欣赏她们的灼灼其华,或者回望她们的嫣然一笑。事实上,桃花心里特别清楚,春天的舞台给予她们展示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所以好钢不用重敲,好鼓不用重擂,她们都在抓紧时间巧施粉黛,淡扫蛾眉,或“万枝丹彩灼春融”,或“凭君莫厌临风看”,或“初将烂醉答春风”……不过,桃花终究是乡野的女子,她们所展示的舞台属于“草台班子”,因此即使红颜绿裙,粉黛含春,也是妖而不烧,惑而不魅,难怪自古以来,多情的公子会在墙外轻叹;且随春光来,把一段徜徉的轻愁记取;白衣的少年要在篱边惆怅;且随流水去,将一段美丽的往事带走。

李花的性情相对温和一些,她的出场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并且李花具有自知之明,她不与天地的宠妃争奇斗艳,不与素雅的梨花争风吃醋,登上春天的舞台,就用一种质朴清纯表明着自己的存在,这是其他的花朵望尘莫及的,就像一位极品美人,无须刻意梳妆,也能像桃花那样惊艳四座。更为重要的是,李花的胸襟坦荡无私,她不像宫廷中的嫔妃那样喜欢勾心斗角,不像绣楼里的小姐那样偏爱孤芳自赏,懂得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一刹芳华,赚尽所有的艳羨与赞誉,李花便与所有的人间风物一样,开也嫣然,谢也嫣然。难怪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都要为之吟咏:“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减粉与园箨,分香沾渚莲。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钿。”

正是因为颜色上的互为衬托和性情上的相得益彰,桃李在春天的舞台上堪称是标配,可比拟为“绝色双骄”,并且从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开始,就成为貌美的代名词。《诗·召南·何彼襮矣》中就有“何彼襮矣,华如桃李”的句子,唐代张说也有这样的表述:“珪璋其节,桃李其容。”(《崔讷妻刘氏墓志》)诚然,这种直观的比喻只是描摹了桃李的表象美,并且不像豆蔻那样一登场,就成为“青春年少”的符号;不像荷莲那样一亮相,就成为“高洁正直”的象征。只有到了汉代以后,人们才赋予了桃李更富哲思的意蕴美和更深层次的内在美。《韩诗外传》中就有如下的典故,其卷七《所树非人》云:“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后世遂以“桃李”比喻栽培的后辈和所教的门生,唐代刘禹锡“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及明代李东阳“桃李当时盛,葭莩后代连”中的“桃李”,皆为此意;现当代,更是以“桃李满天下”来赞誉教师辛勤耕耘的美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让我们在这明媚的春光里,来赏桃花的脸,来观李花的面吧,同时不要忘记对您的恩师道一声:“一腔心血滋桃李,满腹经纶育栋梁!”



■
说古道今

□
马润涛

漫谈名人籍贯之争

近读明代李温陵的《焚书》,笔者在读到“李白诗题辞”一节时,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真是太妙了,想不到古代也曾发生过争名人的事情,并围绕某名人的籍贯争执不休,且各执一词。

这里说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明代杨升庵说:“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于是,后来“刘向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然而,后来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曾子固认为李白是蜀郡人,其依据是《成都志》,说李白生于彰明县之青莲乡,并加以肯定。而李温陵却不以为然,说:“蜀人则以为白为蜀人,陇西人则以为白为陇西人,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锦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录。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因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李温陵说了这么多,说得也够透彻的了。然而,争归争,说归说,他自己也没跳出这个怪圈。有一首他写的《太白楼》诗为证:“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龟好换酒家愁。山东李白今何在? 城下惟瞻太白楼。”其实李温陵这样说也没错,非此即彼吧?李白总得有一个籍贯吧?再说了,不就是一个地名吗? 不过笔者想,如果济宁人看了这首诗,一定会很高兴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争还是要争的,只要还没有最终定论,且一直会争下去。

是啊!由此不难看出,争名人似乎已成为国人的一大爱好。诚然,李白要争,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要争。总之,凡是籍贯尚不明确者都需要争,且非要争个鱼死网破不可。说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想多说一句,到目前为止,仅笔者知道的就有四五家在争,出地要争,读书的地方要争,甚至连埋葬地也要争。不过不久微山已拿出新的证据,说在一座古墓中发现了梁山伯的墓碑。那么,大家为什么要争这些名人呢?是因为名人效应吗? 笔者认为,名与利是分不开的,追名逐利,有名就有利,有利就必有一争。尤其是在旅游业方兴未艾的当下,有多少地方借助名人效应,挣得盆满钵满?

其实争名人还不止于一端,笔者近来关注潜漂文化,发现潜漂造假现象就与攀附历史名人分不开。有的氏族为了显示来自名门望族,硬拉历史名人作祖宗,为了表现传承有序,并不顾事实编造世系。

争历史名人,其实历史名人也有好坏,只不过好名声的历史名人争得更激烈罢了。不过据媒体报道,当下名声不好的历史名人也有地方争了,甚至为此不惜花重金打造这馆那馆的,像西门大官人之流就属此类。说了这么多,笔者想,假如李温陵先生还活着,他又会作何感想?是纠结?是愤怒?还是吐槽?

■
文化印记

□
郑学富

台儿庄古城：美景与非遗交相辉映



前不久,陪朋友游览运河重镇台儿庄古城,被城内丰富多彩的非遗表演所吸引。船型街是非遗集中展演展览区,在一个不大的舞台上正在演出柳琴戏。柳琴戏流行于鲁苏皖接壤地区,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戏产生于清末时期,源于穷苦人走乡串户乞讨上门随口演唱的小调,在长期的演绎过程中,日臻成熟。旋律摇曳多姿,节奏或舒缓或明快,唱腔曲调优美,细腻婉转,尤其是唱词的句尾的拖腔委婉缠绵,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当地又称“拉魂腔”。女腔委婉华美,俏丽悠扬,优美动听;男腔粗犷奔放,质朴无华,深沉浑厚,独具风采。这是台儿庄古城非遗表演的一个缩影。

作为旅游景点,如何与古老的非遗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台儿庄古城的做法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非遗作为旅游的重要资源,有机融入景区,促进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广大游客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台儿庄古城肇始于汉,发展于元,繁荣于明清。明万历年间,京杭大运河改道流经台儿庄,使其成为水旱码头和商贸重镇,呈现出商贸云集、船舶迤邐、一河渔火、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据《峄县志》记载:“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驰名中外,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同时也被炮火摧毁为一片废墟。恢复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占地2平方公里,城内拥有3公里古运河道和15公里水街水巷,10大主题街区,40座文化展馆,汇集南北八大建筑风格、东西五大宗教流派于一城,是古运河畔唯一一座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历史文化名城,重现了明清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十里画廊卷不住”的壮丽景象,被誉为“运河文化的活化石”“中国民居建筑博物馆”。流经台儿庄古城的3公里古运河河道(月河段)、11座古码头、960米的古驳岸和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及第46项世界遗产。

台儿庄古城在非遗保护传承中,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适应当代旅游需求和旅游所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断提高传承发展利用水平,持续为旅游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不断提升景区品质,丰富文化内涵,打造丰盛的非遗文化盛筵,向游客展现“动态”的运河文化。非遗演艺、民俗展示、社火巡游,精彩纷呈。如在谢裕大茶行表演的传统曲艺山东快书是第一批国家非遗,流传至今已百余年的历史。传承人王超从事快书表演近20年,他的表演字正腔圆,台风稳重,语言明快,演绎的角色惟妙惟肖,观众如临其境,引来阵阵叫好声。在关帝庙广场上表演的中国首批非遗项目、有“中华第一龙”美誉的火龙钢花,已成为游客来到台儿庄古城必打卡的项目之一。在一场充满梦幻的实景演出中,舞龙者在温度高达1500℃的“铁水流星”下舞动穿梭,一条红色的巨龙在一朵朵巨大的金色花朵下来回摆动,人在龙中舞,龙在火中飞,龙与火完美融合,炫美、磅礴、壮观。古城内具有鲁南特色和运河风情的鲁南花鼓、运河号子、渔灯秧歌、乾隆巡游台儿庄、万家小姐抛绣球等20多项非遗民俗演艺,全天候不间断在古城内进行表演、展示。演员或奔跑、或跳跃、或对唱、或打趣,节奏鲜明、异彩缤纷、气氛热烈,充满浓浓的文化韵味,既增强旅游景点的观赏性和参与体验感,更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之中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台儿庄古城旅游的繁荣也为非遗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和应用场景,激发了非遗的生机和活力,使沉寂多年甚至濒临绝迹的非遗文化重放异彩。在大衙门街驿站广场前,一阵独特的曲调声吸引游人驻足观看,小木屋前一带白色的幕布上,上演着抗战时期台儿庄人民奋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故事。这是独具鲁南特色的皮影戏。正在幕后操作的是鲁南皮影陈氏家族第四代传承人陈守科。在旧社会,他的祖辈为了谋生,常年奔走在运河两岸表演皮影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皮影戏就很少有人演出了,几近绝迹。台儿庄古城重建后,陈守科来到古城内重操旧业,已经在这里表演十几年皮影戏了,很受游客的欢迎和喜爱。他在原有《西游记》等节目的基础上,在内容上创新发展,通过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向游人讲述发生在当地的红色故事。胡家大院的扎染是传承上千年的民间传统染色工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传承人“巧手扎锦绣,靛蓝染春秋”演示操作,在喧嚣的街市上挥洒出水墨画般的韵味。市楼西侧柳棚也是国家级非遗。一根根普通的柳条在守艺人的手上飞舞旋转,如同有了生命一般,在魔术般的表演中一件件精美的柳编工艺品呈现在游客面前,美不胜收,令游客眼花缭乱。这些非遗在表演展示的同时,还开发出文创产品,制作出一件件特色旅游商品,令游客爱不释手。

在台儿庄古城,非遗美食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因台儿庄地处南北过渡带,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在这里能品尝到具有南北风味的地方美食小吃,黄花牛肉面、菜煎饼、羊肉汤、辣子鸡、微山湖四鼻鲤鱼、石头大饼等,香味浓郁,风味独特。如黄花牛肉面就是南北风味融合的具有代表性的运河美食。黄花菜产于南方,而黄牛则是北方所有,二者结合缘于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在台儿庄码头停泊靠岸,商人、船工、纤夫在此歇息休整,大量南北客商在此定居,形成了南北风味兼具的饮食文化。北方人喜欢的牛肉和南方人酷爱的黄花菜在此碰撞融合,给台儿庄再添了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台儿庄古城推波助澜,每到节假日,都举办各种形式的美食烹饪大赛,来自全国各地最有特色的美味小吃齐聚这里,大显身手。

台儿庄古城作为首个国家文化遗产公园、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始终发挥着非遗文化传承、交流和发展的平台作用,连续举办了台儿庄古城春节大庙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大运河文化带优秀非遗项目展演等系列主题活动,弘扬非遗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讲好非遗文化故事,有效推进了旅游与非遗的融合发展。在台儿庄,景点燃了!非遗活了!

当我们离开台儿庄古城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在流光溢彩的石板街上,望着古运河上的点点渔火,远处传来铿锵有力、悠扬悦耳的“运河号子”,我想美丽风景和古老非遗在此交相辉映,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绚丽的光华!



■
围炉品读

□
钟芳

大块文章皆胜景——读《话里有画，王蒙说》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妙哉。误解方愁诚似巧,夹击复笑妒犹猜。河东皓月千山静,秦底闲花四海开。大块文章皆胜景,遼源蜀道过蓬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王蒙,是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读书,笔耕不辍,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创新,以绚丽多姿的艺术才能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与坚韧,《话里有画,王蒙说》(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他新近出版的一本精选散文集,为读者呈现他人生的智慧经验和深刻的人文思想,读后情颇深,获益匪浅。

全书共分为“生活的艺术”“最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处世哲学”“读书又解人”“遐思”五个篇章,收录了王蒙在不同时期创作的谈人生哲理、处世哲学的散文篇目和文学评论、妙语短文。内容丰富博杂,立意深远,夹叙夹议,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哲学思想,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性情,诚善意的智者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他对于道德与为人、学习与理想、处事与友谊、机智与人际关系等,都提出了理性而又精辟的诠释和实用的建议。书中的每一个观点都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每句话都是对当下的一种介入,这些不仅可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智慧的提升,同时还蕴藏着解决当代人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的重要启示。正如王蒙自己曾说的那样:“要通过作品给人一点忠告,一点经验,一点建议,希望更多的人活得明朗一些。”

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王蒙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今年89岁的他,14岁入党,19岁写出首部部长篇成名作《青春万岁》,影响了几代人。短篇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让他在30岁之前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名满文坛之际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可以安居乐业时主动要求到新疆工作;在新疆工作十多年后回到北京,在创作的旺盛期,受命为文化部原部长。三年多后辞去部长职位,又回到写字台前从事创作。在近70年的创作历程中,王蒙撰写了近2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过百多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出版;81岁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让他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85岁被党和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尝过酸甜苦辣种种人生滋味,王蒙并没有迷失,他依然保持乐观向上充实而且多有趣味的精神状态。比如在《人生即燃烧》一文中,就传达了其积极生活态度:“无为呀等待呀无术呀自然呀,都是为了扫清道路,清理困扰,而后能够投入地做一些有意义、有成就、有滋味、有光彩的事情。从生命个体来说,能够支撑起的关键的岁月不过那么几十年,然后再无第二次机会。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那才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生命由于它的短暂和不可逆性,一次性而弥足珍贵而神奇而美丽。虚度这样的生命,辜负这样的生命,是多么愚蠢多么罪过!一个人丢了一百块钱都会心痛,那么丢失了生命中的有所作为的可能,不是更心痛吗?”王蒙跌宕起伏的生活体验,立体多彩的人物性格,对人生和世界的独到见解,使每一篇作品都至真至纯,至俗至雅。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话里有画,王蒙说》一书还配以军旅漫画家、书法家彭长征系列水墨漫画,每幅作品都根据王蒙著作和演讲中的箴言金句所创作,文字与漫画虚实相形,妙趣横生。王蒙对彭长征的漫画作品十分赞赏,认为其漫画和创意人物水墨画作品“有个性;有风格;有趣味;有哲理。”

王蒙的历练是他一生最好的学问,他的活法是他一生最好的文章。捧读《话里有画,王蒙说》,那次谐幽默的文字,豁达随意的语言,睿智通透的哲思小语如汨汨清流在不知不觉中输入你的思绪,给人一种余味无穷的思考,教人懂得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活出人生精彩。



■
文化传承

□
王婉若

曲中清明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元曲里写清明节的作品不胜枚举,内容也多种多样。

清明是古人的踏青日。张可久《越调·天净沙》记录了“清明日郊行”:“碧桃花下帘旌。绿杨影里旗常。几处莺呼燕语。马嘶芳径。典衣索做清明。”可见他当时经济状况不怎么好,清明节外出踏青要花钱,只得把衣服拿去典当。哪怕典当衣衫也要过节郊游,足可见张氏何等性情。无名氏的《梁州》曲有“裁漉酒笼头纱巾,制踏青可脚乌靴,与知音三五词林社”“买花钱溜溜溜杖上挑着,沽酒店闹炒炒桥边问也,载诗囊胀膨膨驴背上驮着”等句,生动地描写了老百姓为清明节所做的准备:制酒、做靴、写歌词,特别是,所制的“乌靴”一定要“可脚”,因为这是穿着去“踏青”的。后面几句则记录了他们清明当日的过法:杖上挑着买花的铜板,桥边上“借问酒家何处有”,驴背上驮的“诗囊”里装的是各人为清明创作的歌词。元代人至少在清明日做三件事:踏青赏花乃至买花、饮酒作乐、歌舞欢欣。

人们在清明踏青以感受春天的来临,是因为清明前后的春景最美。清明节的节物一是柳,二是桃,桃红柳绿,春光明媚。所以在民间习俗中,桃花和柳枝的身影十分多见,曲中歌颂桃柳的篇章也又多又美。钟嗣成《四时佳兴·春》中有一曲道:“天气氤氲,花柳精神。驾香轮,驰玉勒,醉游人。清明过了,飞絮纷纷。隔孤村,闻杜宇,怨东君。”你看,春天气暖和起来,花和柳都来了精神。曲的前半部分于美景和快乐中写出春天的脚步匆匆,暗含惜春之情,后半部分转入抒发伤春之悲。全曲完整地呈现了春的来临和逝去的全过程,抒发了作者的惜春之情。张可久《三衢道中》后半曲云:“一百五日节人家插柳,七十二滩上客子移舟。添消瘦,寻花载酒,不似少年游。”清明前后,正是柳枝发芽泛绿的时候,当时人家都时兴插柳枝于门上,还有将柳圈戴于头顶、插柳叶于两鬓的,说是有明目、驱毒、祈年之含义。

清明本就悲愁,一个人独在异乡,就更感孤寂了,愁绪也就更浓了。乔吉《折桂令·客窗清明》:“风风雨雨梨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绪灯前,客怀枕畔,心事天涯。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暮见人家,杨柳分烟,扶上檐牙。”表现的是一位客居在外的游子的孤独和思念以及对功名未取的失意情怀;也可看成是作者漂泊生活与心境的真实写照,读来不禁令人动情落泪。

张可久还有一首堪称元曲经典的散曲《赛儿个·忆鉴湖》:“画鼓鸣,紫箫声,记年年贺家湖上景。竞渡人争,载酒船行,罗绮越王城。风风雨雨清明,莺莺燕燕关情。柳絮和泪眼,花坠断肠肠。望海亭,何处越山青。”作者把对鉴湖的思念与家国情仇的高尚情怀透过不到70个字的曲中淋漓尽致地表露了出来。

曲中的清明,有盎然的春色,也有浓浓的愁思,而这些散曲,汇聚成了一个诗意的春天。